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書房窺才郎

卻說行主問船家：“共幾位客人？”船家用手指著駱宏勛、余謙道：“客人祇這兩位，是昨日中飯時上的船，來時一盆淨面熱水。”那行主拿過算盤打上一子。船家又道：“中飯九碗。”那人又打上五個子。船家道：“飯後細茶一壺。”又打上一個子。“晚飯六碗。”又打了五個子。船家道：“飯後細茶一壺。”又打上一子。“晚酒九盤肴饌。”又打上三個子。船家道：“算盤上共打了一十二個，用三個一乘，共是三十六個子。”那主人道：“後來有多少酒、飯、菜、茶水，共該銀三百六十四兩，船腳奉送。”駱宏勛祇當取笑。那人將眼一睜，說道：“那個取笑？這還是看台駕分上，若他人豈止這個價錢！”駱宏勛看他竟是真話，帶怒道：“雖蒙兩飯一酒，那裏就要這些銀兩？我倆盤川短少，何以償還？”那人道：“這倒不怕的，如銀子短少，就將行李照時價留下。”駱宏勛、余謙見說惡言，豈不是以勢欺侮？那裏按捺得住，將身一縱，到了廳上，便怒目而視，大喝道：“好匹夫！敢倚眾欺寡，你看一主一僕二人，便是受欺之人否？”那個六十多歲老兒就向自家人說道：“生人來家，你們也該預備兵器纔是，難道空手淨拳？如今他們發怒，叫老漢如今倒也無奈何，權以桌子作兵器。”遂下了一張桌子，輕輕拿起，在廳上上七下八，左插花右插花，使得風聲入耳。使了一會，仍將桌子放在原處。又道：“再舞一回夾剪吧！”遂將六十多斤重的一把鐵夾剪拿起，亦是上下左右前後舞了一會，仍放在原處。駱宏勛、余謙暗道：“桌子、夾剪約略都有六十餘斤，這老兒舞得風聲響亮，料二人性命必喪於此！”

但見那老兒放下夾剪之後，走至卷棚之下，向駱宏勛、余謙秉著手道：“駱大爺、余大爺，莫要見笑，獻丑，獻丑！”駱宏勛聞得呼姓而稱，乃說道：“素未相會，如何知我賤姓？”那老兒道：“我雖未會台駕，而小婿實蒙大恩。”駱宏勛驚問道：“不知令婿果係何人？”那老兒道：“刺客濮天鵬也。”駱宏勛主僕聞說是濮天鵬之岳，心始放下。遂說道：“向雖與令婿相會，實在邂逅之交，未有深誼。請問尊姓大名？”那老兒道：“天井中豈是敘話之所，請進內廳坐下奉告。”駱宏勛終懷狐疑，哪裏肯隨他進內。那老兒早會其意，又道：“駱大爺放心！若有謀財害命之心，昨夜在船上時早已動手；雖你主僕英勇，豈能奈船漏之何也？”駱宏勛細想：“此言實無害我之心，如有歹心，這老兒英雄，進門之中那些豪杰早已將主僕拿住，豈肯與我敘話？”遂放開膽量隨他進內。余謙恐主人落單，遂緊緊相隨。又走進兩重天井，方到內客廳。

駱宏勛抬頭一看，琴棋書畫、古董玩器無所不備，較之前邊真又是一天下也。進得廳內，二人方纔行禮，禮畢分賓主而坐，早有家人獻茶。茶畢，駱宏勛道：“請問老翁上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在下姓鮑，單名一個福字，賤字自安。原係金陵建康人也，今寄居在此。在年下已六十一歲，亡室已死數年，祇有小女一人，名喚金花，年交十七歲，頗通武藝，舍不得出嫁人家，招了一個女婿濮天鵬。在下見他在家遊手好閑，無有養身之技，故我要他百金聘禮方與之成親。不料他前赴揚州賣拳，又被奸人樂鑑萬請去代伊雪恥。這個冤家不知高低，也不訪問賢主僕是何等之人，便滿口應承。日間曾在教場與余大叔比武，已經敗興，就該知道。總因愛財心重，夜間又到尊府行刺，又被大爺獲住，不惟不加罪責，反賜重財以成婚姻大事，此恩無由得報。自小婿回來之日，在下即叫人在府上探信，聽得大爺期於昨日起身赴杭招親，必從此地經過，親身向前敘留，諒大駕必不肯來相會，故此想法請至舍下，代小婿以報大恩。進門又不敢明言，故出大言相問，以觀賢主僕之膽氣如何？身居虎穴，並無懼色，尚欲爭問，真名不愧矣！小女小婿成親數日，特請大爺來吃杯酒！”

駱宏勛聞了這些言語，方釋疑惑之心。問道：“濮姑爺現在那裏？”鮑自安道：“近聞北直新選了個嘉興知府，不知是那個奸臣之子？不日即至此地。不瞞大爺說：凡遇奸臣門下之人或新赴，或官滿回家，從未叫他過去一個。因恐此信不真，傷了忠臣義士，故叫小婿前去打探；已去了兩日，大約明日也就回來了。”鮑自安見余謙侍立駱宏勛之旁，不覺大笑道：“大叔真忠義之人，我將實言直說了一遍，他還寸步不離。好痴子，還不放心前邊坐去，祇管在此豈不站壞了！”於謙道：“不妨的。”鮑自安分付人來，將余大叔留在前邊坐去。又對余謙道：“余大叔，你到前邊祇可閑談取笑，切莫講槍論棒。你先進門時，也看見前面那些人的嘴臉了，其心都狠得緊哩！細話我慢慢的再告訴你。”已有人將余謙引到前邊去了。駱宏勛又問道：“方纔老翁出來之時說：三十擔魚尚不足一飯之用，敢問府上共有多少人口？”鮑自安纔侍奉告，見家人已捧早飯上來，鮑自安連忙起身讓座：駱大爺坐的客位，鮑自安坐的主席。余謙前邊自有人管待，不必深言。

且說鮑自安同駱宏勛飲酒之間，鮑自安道：“方纔說三十擔魚不足一飯之菜，這倒也非妄言，實不瞞大爺說，在下自二十歲就在江邊做這道生意，先也祇是隻把船有十數人，小船上有三四人，折算起來也有七八十人。你來我去不能全在家中，如全家來真不足一飯之用。舍下現在人口：我與小女兩個，家內計有男女四十個，還有先前大爺進門看見的那一百听差之人，長吃飯者共一百四十二口。那裏能用這些魚？不過是信口言語，以動大爺之心耳。”一問一答，鮑自安應答如流，真博古通今之士，無一不曉。駱宏勛暗想道：“此人惜乎生於亂世，若在朝中，真治世之能臣也。”用飯之後，駱宏勛欲告辭赴杭，鮑自安道：“大爺此話多說了，不到舍下便罷，既來舍下，豈肯叫你匆匆就去之理！就在舍下住得十日半月，也不誤贅親之事。待小婿回家，同小女出來拜謝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我若在府上久住不赴杭，祇恐家母心懸。”鮑自安道：“這個容易，大爺寫書一封，內云在舍留玩。在下差一人送至揚州府上，老太太見書自然放心了。”駱宏勛見他留意誠切，遂修書一封，又寫一信與徐松朋，交付鮑自安。鮑自安接去，叫一听差人明日早赴揚州投下。

鮑自安又整備晚飯款待，當晚又擺酒。飲酒之間，駱宏勛問道：“山東振芳花老爹認得否？”鮑自安道：“他乃旱地響馬，我乃江河水寇。倘早道生意趕下，他就通信讓我；倘江河生意登了岸，我就通信讓他。不獨相識，且是最好弟兄。”駱宏勛遂將桃花塢相會，與王倫爭鬥，王、賀通奸；任世兄被害，花老爹劫救，下揚州說親，四望亭捉猴，索銀結恨，前後說了一遍。鮑自安道：“花振芳妻舅向來英勇遍聞，吾所素知。”鮑自安又敬駱宏勛酒，駱大爺酒已八分，遂告止。鮑自安道：“既大爺不肯大飲，亦不敢諱敬。”遂分付內書房張鋪，將駱大爺包袱行李都封鎖空房裏邊，另拿鋪蓋應用。家人秉燭，鮑自安請駱宏勛進內，又走了兩重院子，方到內書房。裏邊床帳早已現成，駱大爺請鮑老爹後邊安息。鮑自安遂辭了出來，問家人道：“余大叔床鋪設於何處？”家人道：“就在這邊廂房裏，余大叔已醉，早已睡了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他既安睡，我也不去驚動他。”走回後邊，見女兒鮑金花在房獨飲等候。一見老爹回來，連忙起身，問道：“駱公子睡了麼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方纔進房尚未安睡，叫我進來，他好自便。”對金花道：“這駱宏勛不獨武藝精通，而且才貌兼全，怪不得花振芳三番五次要將女兒嫁他。我見你若不定濮天鵬，今日相會亦不肯放他。”又道：“女兒，你可歸房去吧！為父亦要睡了。”鮑自安說了即便安睡。鮑金花領了父命，邁步出門。鮑自安將門關閉，上床安臥。

且說鮑金花回至自家臥房，因新婚數日，丈夫濮天鵬被父差去，今在父親房中自飲了幾杯悶酒，不覺多吃了幾杯，有八九分醉意。細想父親盛夸駱公子才貌武藝，又道花振芳三番五次要把女兒嫁他，自然是上等人；但恨我是個女流，不便與他相會。又想到：“聞得他今赴杭贅親，被父親留下來，他豈肯久住於此？若他明日起身去了，我不得會他之面。似這般英雄，才貌兼全之人，豈可當面錯過！”躊躇一番，道：“有了，趁此刻合家安睡，我悄悄去偷看，果是何如人也？如他知覺，我祇說請教他的槍棒，有何不可！”這佳人算計已定，邁動金蓮悄悄往前去了。正是：醉佳人比武變臉，美男子守禮進身。畢竟不知鮑金花潛至前面，可會得駱宏勛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